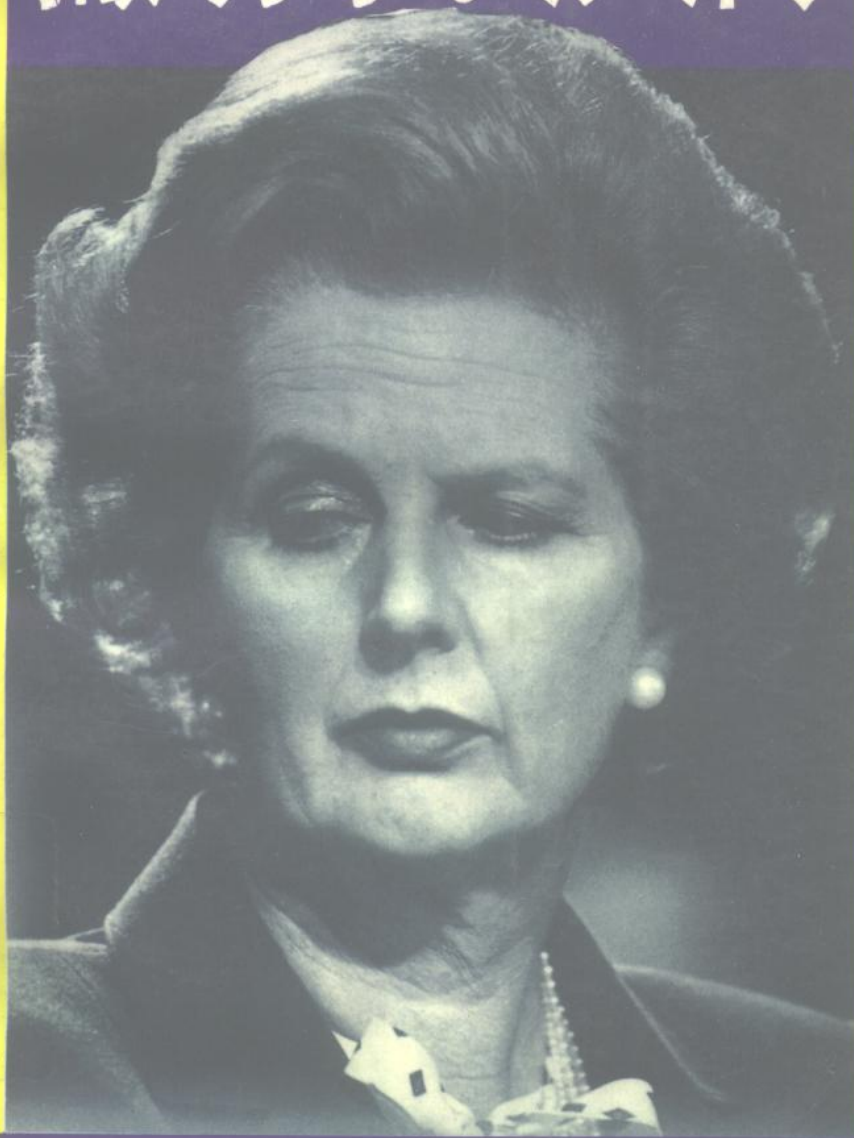


〔英〕 雨果·扬格 著

铁女人

撒切尔夫人传



汤玉明 李贵仓 汪海洋 译

铁女人撒切尔夫人传

〔英〕雨果·扬格 著

汤玉明 李贵仓 汪海洋 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

新登(陕)字 011 号

根 据

Macmillan London Limited

1989年第一版译出

铁女人撒切尔夫人传

汤玉明 李贵仓 汪海洋 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7.125 印张 字数: 428 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5次印刷

印数: 38,501—48,500

ISBN7-5604-0157-0/K·36 定价: 7.50 元

前 言

“他是我们的人吗？”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撒切尔时代具有象征意义的主题之一。它是由撒切尔夫人本人提出来的。任何一位政治家和从事公益事业官员们只有在通过这个问题的“考核”之后，才能得到撒切尔夫人的恩宠和重用。此外，这个问题简略地概括了撒切尔夫人认为她应该完成的使命。这就是，她始终选择与她政见相同的人，一起改变保守党的面貌，重振英国的威望。那些进入撒切尔圈子的人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排除异己的俱乐部。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愿意摒弃过去，愿意把他们的思想与大多数人共有的思想割裂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人”承担着“破坏性”的使命。那些通过了撒切尔夫人“考核”的人属于同一派别，肩负着铲除正统思想的任务。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叙述撒切尔夫人在后半生中，如何把摒弃正统观念作为她的政治使命，如何从狭隘的信仰出发，成功地接管了英国保守主义这个“大教堂”。

此外，“我们的人”这一短语的另一层含义现已显露无遗了。连续获得三次大选的胜利以后，撒切尔夫人有权声明她是“我们的人”，因为英国人民连续三次选择她担任他们的领袖。可以肯定地说，这位固执己见、排除异己的激进分子，以连续三次执政的事实表明，她是一位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领袖。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记述和分析撒切尔夫人从“局外人”到“我们的人”这个显而易见的转变过程，使读者对她有一个全面深刻的了解。

这本书是在“特殊惠顾”下写成的。撒切尔夫人当选为保守

党领袖两年以后，我开始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后来在《卫报》担任政治专栏撰稿人。现在我仍在《卫报》供职。这个职业使我萌发了了解撒切尔首相的愿望，也使我有机会仔细观察她的生活和工作。十二年来，我除了现场采访和报道撒切尔夫人的许多政治活动以外，定期与曾在不同时期和撒切尔夫人共事的大批政治家、公职人员和顾问交谈。这些谈话为我写这本书提供了主要的原始材料。正因为如此，我也许可以说，这本书可能有助于人们明确了解这一段历史。

许多见证人的名字出现在这本书里，他们有的是重大事件的参与者；有的是资料的提供者；有的既是参与者又是资料提供者。在这里，我愿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先，我得感谢撒切尔夫人。尽管我在写这本书时没有寻求她的帮助，但这些年来，我多次采访她，与她交谈。此外，我在调查有关事实时，她的下属对我提出的问题总是给予满意的回答。

然而，对我写这本书帮助最大的还是众多的保守党政治家。我和他们的谈话通常是在午饭的餐桌上进行的。我愿意把他们的名字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列在下面，以表谢意：

肯尼思·贝克

罗兹·博伊森

彼得·卡林顿

肯尼思·克拉克

诺曼·福勒

伊恩·高

约翰·古默

巴尼·海豪

迈克尔·赫塞尔廷

戴维·豪厄尔

帕特里克·詹金

约翰·贝弗思

利昂·布里顿

艾伦·克拉克

爱德华·杜·坎

伊跟·吉尔摩

格雷·高里

迈克尔·哈弗斯

爱德华·希思

杰弗里·豪

道格拉斯·赫德

基思·约瑟夫

杰奈尔·劳森	约翰·麦克雷格
帕特里克·梅休	塞西尔·帕金森
克里斯托弗·帕顿	吉姆·普赖尔
弗朗西丝·皮姆	马尔科姆·里夫肯德
理查德·赖德	克里斯托弗·索姆斯（已故）
诺曼·史蒂瓦斯	诺曼·台比特
克里斯托弗·图根哈特	威廉·沃尔德格雷夫
彼得·沃克	威廉·怀特洛
珍妮特·扬	乔治·扬格

白厅的公务人员与上司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尽管记者可以采访公务人员，但他们几乎都不愿意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这本书里，因为这样的冒险有可能断送他们及谈话中牵扯到的人的职业。所以我在书中回避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但仍有一些人同意我直接使用他们的姓名，首相的新闻秘书伯纳德·英厄姆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可能是几任新闻秘书中最有影响的人，不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谁也别想接近撒切尔夫人。这里，我能够公开感谢的还有一些曾在政府供职的著名官员，尤其是罗伯特·阿姆斯特朗、伊恩·班克罗夫特、约翰·亨特、帕特里克·奈恩、威廉·派尔和道格拉斯·沃斯。他们的智慧和见解使我受益匪浅。

在职业保守党人和官员的世界之外，过去或现在总有一批自封为“撒切尔顾问”头衔的人，这些人的数量日益增加。他们与首相的关系时好时坏，飘忽不定。但其中一些人过去或现在与首相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他们曾先后给我表述了他们的真知灼见。在这些人中，我特别要感谢蒂姆·贝尔、布赖恩·格里菲思、约翰·霍斯金斯、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亚当·里德利、艾尔弗雷德·谢尔曼、诺曼·斯特劳斯和艾伦·沃尔特斯。另外，还有一批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活跃在生意和政界之间的人对我写这本书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资料。

我还要感谢同事和朋友。在我准备写这本书时，卡西·麦克尼尔为我查阅了许多资料。我开始写作时，英国广播公司邀请我担任广播系列节目《撒切尔现象》的撰稿人，这对我完成这本书是一大鼓舞。我特别要感谢该节目制作人安妮·斯洛曼。我的代理人和朋友安妮·麦克德米德对我写这本书给了热情的鼓励。我还要感谢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的菲利波·哈里森和亚当·塞斯曼对我的支持。编辑汤姆·卫尔登为此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朱利特·布赖特莫为书中的照片做了细致的工作。萨利·索姆斯无私地让我从她尚未出版的、无与伦比的政治家影集中筛选照片。负责计算机排版工作的多米尼亚·扬效率颇高，没有他的努力，这本书不可能早日与读者见面。在这里，我还想感谢我的妻子海伦·梅森。多年来，她不惜牺牲自己的工作为我服务。

最后，我要向知识渊博的读者提出一个要求。在适当的时候这本书很可能再版。毫无疑问，这本书里有许多错误，因为我毕竟没有办法查阅官方文件和内阁记录。不论是在事实的描述还是在分析评论方面，此书都存在着缺陷。读者肯定能够帮助我弥补书中的空缺，改正其中的错误。愿意帮助我的人请给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写信，他们会把信转交给我。不管读者以什么方式提出意见，我都乐意接受。

雨果·扬格

1988年11月

目 录

前言	(I)
第一章 市政官的女儿	(1)
第二章 大学生活	(12)
第三章 走向议会	(27)
第四章 幸运的议员	(40)
第五章 影子内阁女大臣	(49)
第六章 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	(64)
第七章 竞选党魁	(78)
第八章 入主唐宁街	(95)
第九章 理性还是教条	(124)
第十章 独特的外交风格	(157)
第十一章 内阁风云	(181)
第十二章 艰难的经济改革	(211)
第十三章 福岛之战内幕	(236)
第十四章 再次入主唐宁街	(281)
第十五章 恩怨	(314)
第十六章 征服魔鬼	(335)
第十七章 世界大舞台	(364)
第十八章 知识界的冷漠	(387)
第十九章 韦斯特兰事件	(414)
第二十章 新的外交策略	(451)
第二十一章 第三次入主唐宁街	(484)
第二十二章 撒切尔时代	(509)
译后记	(539)

第一章 市政官的女儿

玛格丽特·撒切尔生来就是政治家。她的血缘关系和成长的环境，决定了她几乎不可能从事其它的职业。她是在政治气氛中熏陶大的。政治生活既有权力的诱惑，又包含着奉献的义务。这样的生活是摆在她面前唯一的生活模式，它比她父亲的杂货店生活优越得多。在这一点上，她的起步同大多数保守党的领袖相同。政治人物的家庭往往把承担政治义务的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她与一些保守党领袖和她的同龄人不同的是，她大概从来没有想到她生来就是统治者。登上权力的顶峰以后，她时刻注意塑造自己的统治者形象，使国人感到她是当之无愧的，但小时候她肯定没有想到她会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然而，任何达官显贵都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子女引上通往议会的道路。她的父亲象他们一样，清楚地给她指出了一条承担责任的道路。

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25年10月13日出生在林肯郡的格兰森市。从古到今，格兰森一直是英格兰中部的缩影：生活平淡无趣，人们庄重严肃，满足于平静自足的生活，对外部世界的千变万化无动于衷。因此，英格兰中部是舒适而又使人生厌的栖息地。这个地方大概一直如此，至少在上一个世纪后半叶是这样。玛格丽特成长的环境可以从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期《格兰森报》中看出来。当时，人们对该市枯燥无味的生活提出了批评。有人指出，格兰森市一味满足于平静的生活，缺乏“现代化城市的欢乐和兴奋”。《格兰森报》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格兰森不应该仿效“时髦”城镇的发展速度和喧嚣。它已经够时髦够进步了，应该保持宁静而怡然自乐的特色。

在这个平静的小地方，有一个名叫艾尔弗雷德·罗伯茨的高级市政官。他身材高大，长着一头白发，为人忠厚。他就是玛格丽特的父亲，玛格丽特是他的二女儿。1979年5月，当她作为首相搬进举世瞩目的唐宁街10号时，她说，她的信仰和促使她获胜的信念与父亲的教诲和罗伯茨家族价值观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她说：“我把我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我的父亲。”这句话不是表达儿女之情的客套话。六年以后，人们以为时间已经抹去了她对父亲的感情，其实不然。她对父亲的感激之情一点也没有改变。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当问到她感激父亲的哪一方面时，她说：“正直诚实的品德。他教导我必须首先寻求我的信仰，然后把它付诸实践。在关键性问题上不要妥协让步。”

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对女儿的政治影响是其他的父母亲所不能比拟的。撒切尔夫人在多种场合清楚地承认父亲对她的影响，表达了她对父亲的崇敬，而其他的政治领袖人物往往为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忘却了父辈对他们的培育之恩。

在撒切尔夫人的心目中，父亲占有重要的位置，而母亲则相形见绌。她成名之后无数记者的采访材料都未提到她的母亲比阿特丽斯·罗伯茨。她也似乎不愿意谈论她。当有人问到她的母亲时，她总是设法把话题转移到她的父亲身上。这位普通而务实的家庭妇女对二女儿的成长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从撒切尔夫人为《世界名人录》写的自传中看出，她似乎总是艾尔弗雷德·罗伯茨的女儿。她的母亲象她那从事理疗职业的大女儿一样，在她的一生中无足轻重。她是那个重男轻女社会的牺牲品。

艾尔弗雷德的各个方面无一不影响着女儿的政治生活；而女儿对父亲的孝顺和感激在历届政治领导阶层中，也是不多见的现象。

艾尔弗雷德是北安普敦郡的一位鞋匠的儿子。十三岁时他就辍学离校，开始经营杂货业。他雄心勃勃，立志要改变自己的生

活境遇。移居格兰森后，他结了婚，攒够了钱，买了一间杂货店。他的两个女儿就诞生在这间杂货店的楼上。正是从这里，从这位正直的杂货店老板身上，玛格丽特学到了五十年后治理国家的基本知识。

三十年代初期，即玛格丽特刚刚懂得观察周围世界的时候，生意人的日子不大好过，财运亨通的商人寥寥无几。一位历史学家写道：“那肯定不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英国、尤其是那些贫苦地区，笼罩在忧郁沮丧的气氛之中。”

格兰森是一个小城镇，不是工业城市。它虽然不属于贫苦地区，但也不是繁华兴旺之地。勤俭经营是维持生意的必要条件。艾尔弗雷德生来就是谨慎小心、克勤克俭的人。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价值观念深信不疑，信奉辛勤操劳、自助自立、精打细算的生活原则，坚信浪费可耻。小时候玛格丽特常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目睹了父亲如何处理收入和支出等财务问题。这使她学到了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后来她非常珍视这一段经历。1982年11月，在伦敦市长为庆祝福克兰群岛之战胜利而举行的宴会上，撒切尔首相说：“有人说我念念不忘勤俭持家的信条和铺张浪费的教训。我并不后悔。假如过去人们能够以此为训的话，许多金融家不致于破产，许多国家不致于面临危机。”越是有人嘲讽她，她越爱重复这段话。

艾尔弗雷德本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对教育极为热心。他崇拜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风尚，认为教育是使人生充实而有意义的关键。玛格丽特后来声称，她的父亲是“她所熟悉的人中读书最多的人”。艾尔弗雷德不仅靠个人奋斗起家，而且靠自学成名。他酷爱读书，是当地图书馆的常客。他看到二女儿学业突出，便下决心要让她受到自己儿时从未受到过的各种教育，所以在女儿幼小时就为她安排了钢琴课，带她去图书馆，后来又送她上小学。他没有让她上附近的小学，而是送她到上层人居住区的

一所学校学习，因为这所学校教学效果良好，孩子们大都来自地位相当的家庭。小玛格丽特聪明好学，当年的同学今天仍然记得她那塞得鼓鼓的书包和她在课堂上喜欢提问题的特点。在家里，玛格丽特仍然不停地提问题，艾尔弗雷德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他决心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以及生活经验和信条、尤其是如何理财的知识传授给女儿。后来，玛格丽特怀着崇敬的心情写道，父亲要求她把每一个便士都节省下来。

老人渐渐把自助自立的精神灌输给玛格丽特。艾尔弗雷德夫妇都是卫理公会教徒，所以童年时期的每个星期天玛格丽特都是跟父母在市中心芬金大街的卫理公会教堂里度过的。今天，玛格丽特童年时代的建筑物如学校和这座教堂等仍完整地保留下来。教堂前面是一个广场，教堂内庄严肃穆，能够容纳一千多人做礼拜。后来，玛格丽特长大成人，离开了小镇的教堂，但她对宗教的偏爱依然如故，很快就和英国国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芬金大街的教堂是小玛格丽特生活的中心，对她严肃认真的个性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每个星期天，她至少要去教堂两次，几乎没有时间玩耍。星期天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甚至不能读报。教堂也是举行朗诵会和音乐会的地方。艾尔弗雷德经常在这里说教讲道，并从这里出发，到附近的村庄去传播教义。

大概也是在这座教堂里，玛格丽特悟出了宗教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不过，她更加注重现实生活。她曾经对一位传记作者说：“过去我们都是卫理公会教徒，卫理公会教义强调条理和秩序。”

严谨、准确、注重细节、对正确和错误具有严格的区分标准是卫理公会教徒虔诚性格的突出特征。“有些事情你就不能去做，就这样。”玛格丽特对那位传记作者说，“我们的头脑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责任感——对教堂的责任、对邻居的责任以及良心上的责任。”

艾尔弗雷德一家是受人尊敬的家庭。这个家庭一直遵循着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道德。在这个家庭长大的孩子们具有高度的献身精神。然而，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却很平淡。孩子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穿华贵的服装。他们没有自行车，难得看一次电影或戏剧。这并不是因为罗伯茨夫妇没有钱，而是由于勤俭节约的作风使他们近乎吝啬。后来，玛格丽特多次谈到了家乡小镇物质生活的平淡。她说，二战以前，她家还没有自来热水，没有洗澡间和室内厕所。她家所在的格兰森贫民区的生活确实如此，但罗伯茨一家的实际情况却不同。战争爆发以前，罗伯茨的生意已很不错了，他在城镇的另一边又买了一间商店，成了生意兴隆的商人。玛格丽特青少年时，家里用澡盆洗澡不是因为经济拮据，而是出自意愿。艾尔弗雷德是个十足的吝啬鬼，连生活中最起码的享受他都要皱皱眉头。

艾尔弗雷德靠辛勤劳动和坚强的毅力改变了自己卑微的出身，而玛格丽特的出身与父亲大不相同。但他却执意要给她创造一种俭朴的生活环境，这是因为他是白手起家的人，养成了克勤克俭的生活习惯。她所熟悉的父亲不属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工人阶层，而是日益兴起的小资产阶级。据一位历史学家的描述，三十年代中叶，75%的家庭被官方划为工人阶级，他们的周收入为4英镑。作为两家商店的老板，艾尔弗雷德理所当然地属于20%的中产阶级。

艾尔弗雷德留给未来的政治领袖撒切尔的遗产不仅仅是上述的道德观。他在经营杂货店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在玛格丽特上小学以前，他就被商会提名为格兰森市议会议员。虽然他极其热心的政治生活仅仅局限在一个小城镇，但它唤起了玛格丽特对政治的极大兴趣。由此看来，她最终成为唐宁街10号的主人，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她没有继承父亲的党籍。艾尔弗雷德起初是作为独立

党人而不是保守党人被选入市议会的。早年他曾为自由党出谋划策。其它的撒切尔传记材料表明，他在战后时期实际上是工党右翼成员。后来他脱离了工党，大概是因为当地的联合党势力日益强大，逐渐控制了工党。联合党十分仇视个体商人，因为他们是它的联号商店的竞争对手。

但上述看法欠妥。在地方政坛上，属于何种党派并不重要。在格兰森，独立党人经常投保守党人的票。在1935年的大选中，艾尔弗雷德在保守党候选人维克托·沃伦德爵士的提名单上签了名。那时，十岁的玛格丽特初次参加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她帮助大人们检查选票，并来回穿梭于投票站和选举委员会之间传递信息。艾尔弗雷德的大多数言论表明，他是地道的保守党人。这位杂货店老板在他的政治生活中也严格奉行勤俭节约、敬畏上帝的道德准则。他担任市财政委员会主席多年。1937年他说：“公共开支象任何事情一样，应该有个限度。”然后，他不无遗憾地宣布本年度的公共开支高出七个便士的比率。当时，英国的知识界追求外国的信仰和新的道德准则，他坚决反对，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精神。在他就任格兰森市“扶轮社”主席的宴会上，他告诉来宾：“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意成为其它重要国家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

《格兰森报》在报道这次宴会时附了一张照片。它为我们了解艾尔弗雷德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他打着白色领带，身着燕尾服，显得整洁而自信。他的妻子面带羞怯抑郁的神色站在他的旁边。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另一位贵客是布朗洛勋爵。他是当地的贵族，在格兰森市北几英里外有一个庄园。对于格兰森市的一切事务，他不是一个高贵的旁观者。他象艾尔弗雷德一样，积极投身于市政事业，曾任格兰森市长。1945年艾尔弗雷德也当过一届市长。在小城镇的政坛上，大地主和杂货商合作得非常愉快。他俩或许不是密友，地位也不相同，但艾尔弗雷德和布朗洛之间的关

系是他留给玛格丽特的又一份遗产。40年以后，唐宁街10号的女主人总要向客人们炫耀室内家俱上放置的银质小古董。“这是布朗洛勋爵借给我们的东西。”她漫不经心地说。由此看来，艾尔弗雷德与这位贵族的关系非同一般。

艾尔弗雷德是一个具有道义感的政治家，坚决反对追求时髦。玛格丽特经常自豪地说，父亲对子女的教导之一就是，千万不要人云亦云，真理不是因为众人都认为是真理而才是真理。在讨论放宽安息日活动的法案时，艾尔弗雷德坚持己见，反对改变传统的安息日活动。最后他勉强同意电影院可以在星期天开放。战争期间，人们普遍感到紧张压抑，市政府允许人们星期天在公园里进行娱乐活动。市政当局并不是因为从事军需品生产的工人需要休息才做出这一决定的。尽管能言善辩的高级市政官艾尔弗雷德坚决反对，市议会终于以11票对10票通过这一决定。

1942年，这位杂货店老板声明：“我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不亚于任何一个从事军需品生产的工人。每个星期天我都在工作。1939年8月至今，我只休过两天假。”他说他宁愿看到人们星期天去公园玩滚木球，也不愿意看到人们去看电影。事实上，两种情形他都不愿意看到。但相对而言，电影院是另一回事，看电影的人不会干扰不愿意看电影的人的生活。

艾尔弗雷德擅长诡辩，善于从道德上教育别人。他说，格兰森的许多人星期天喜欢到公园里去觅得一份清静，以躲避城市的喧嚣。此外，星期天也是人们获得“一种精神享受”的日子。那些放弃安息日习惯和基督教礼仪的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已经完全腐败。他说法国“从上到下都已经腐败不堪”。

1945年11月，艾尔弗雷德出任格兰森市长。对一个小城市的政治家来说，这虽然不是政治生涯的终点，但也是为公众服务的职业之顶峰了。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市政府急需强有力的领导人物。在就职演说中，新市长谈到了战争。他心情沉重地说：

“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没有流血牺牲，就不会有轻松愉快的生活。”这次，他与主张增加公共开支的地方官员看法一致。他知道当务之急是重建城市，医治战争创伤。作为军工生产基地，格兰森一直是德军空袭的目标。艾尔弗雷德呼吁，大规模投资，修复道路和交通设施，提高保健和儿童福利待遇，“建造成千上万座房屋”。《格兰森报》认为，艾尔弗雷德的就职演说是一届市长的就职演说中最好的一个。它“措辞谦逊，文笔流畅，充满了承诺”。

在格兰森市，艾尔弗雷德一直是市政事业的积极分子。他对工作的热心程度丝毫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持伦敦郡议会的赫伯特·莫里森。他的就职演说明显带有莫里森的理想主义成份。当时，几乎没有人怀疑政府改善城市条件和人民生活的必要性。艾尔弗雷德从未想到，他的女儿撒切尔执政以后，竟然主张减少地方政府的开支，缩小它们的权力。他或许不是保守党人，但他信奉保守党的理想。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他是托利党新派的一员，而不是期望英国回到战前状态的幻想主义者。

青少年时期的玛格丽特颇有报负，且善于观察，高级市政官的父亲自然给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有意识地以自己为样板来培养玛格丽特。然而，时过境迁，在看待公共支出的意义和把国家作为福利事业的支柱等问题上，她渐渐形成了与父亲不同的看法。但父亲对公益事业的责任心和从中获得的乐趣很早就是她效仿的榜样。艾尔弗雷德把他的杂货生意置于生活的次要位置。它是谋生的手段、获得道德感和经营管理技能的方式，也是从事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他终身致力于市政事业，负责公共开支的审查工作。在他的心目中，这种生活高于赚钱或者经商。他似乎认为，合理使用公共开支也体现了一种公共道德。

艾尔弗雷德十分关心教育。他认为公共开支方面最有价值的投资是教育投资。他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送到凯斯蒂文女子学校学

习，当时他是这所学校的董事，后来又担任该校董事会主席。这是这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承担的又一义务。

在学校里，玛格丽特完成了父亲期望她做的每一项任务。凯斯蒂文学校是一所政府资助的文法学校，父母亲一般只需要给孩子们付一半学费。玛格丽特获得了一份助学金。她的同龄人至今还记得，她是个严肃拘谨、循规蹈矩的模范学生。无论在教室还是在曲棍球场上，她从不出差错。从1936年秋季到1943年夏季的每一个学期，她的成绩单上总是写着赞扬的评语。最疼爱孩子的父母看到这样的评语也会感到厌烦。1936年12月，学校对她的评价是：“具有一定的能力，性情温和，深得同学们的喜爱。”两年以后，“她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感兴趣；她的行为十分令人满意”。到1940年7月，这位六年级的学生以其“智慧和决心”证明，她具备“一个学生真正的素质”。她的老师对她的评价是：勤奋好学，具有逻辑思维能力。她的最后一次成绩单上写着：“玛格丽特很有报负，应该做得更好。”

当时的英国中小学教育内容比较丰富。小学六年级低班的学生不只学两门课程。玛格丽特开始学习拉丁文，并继续攻读英语、地理以及化学、生物学和动物学等自然科学。一般来说，学生们学习自然科学，尤其是化学，并不是出自他们的意愿，而是因为这些课程是必修课。可是，凯斯蒂文学校的化学老师教育方法得当，使学生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然而，自然科学却不能使玛格丽特产生兴趣。她后来回忆道，自然科学是她追求的第二个目标。后来她发现她真正想学的专业是法律，并为自己迟迟才发现了一点而懊悔不已。那时，她的父亲是格兰森市的治安法官，她常陪父亲到格兰森地方法院去旁听案件的审理。于是，她对法律着了迷。但从现在的角度看，法律也不是她满意的专业。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化学专业，假如她不半途而废的话，她会成为一名称职的化学师。